

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，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。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、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首

先，祝賀大家新春快樂！執筆之時正身處美國史丹福大學，「Happy New Year」等恭賀說話在校園內此起彼落。還記得一九七〇年，我初到美國，當時農曆新年在美國社會不甚流行，隨着華人人口日益龐大，農曆新年漸受美國主流社會重視，但受熱捧程度仍不及其他種族的傳統節日。

例如，美國部分地區擁有龐大猶太人人口，猶太新年雖不是美國法定假期，但仍有不少企業自訂假期慶祝。在我曾任教的一些美國大學，大學都會建議教員避免在猶太新年舉行考試，並容許猶太學生請假回家慶祝。我認為農曆新年在美國的影響力還不及猶太新年，但農曆新年在當地漸受重視——二〇一五年六月，紐約市長白思豪宣布將農曆新年定為當地公立學校假期，相信不久將來陸續有其他城市仿效。

這些年來，我留意到科技如何影響着一些傳統習俗（如農曆新年）。從前，我在美國要專程排隊打長途電話給香港的親戚朋友拜年，長途電話費亦相當昂貴。回港機票更不在話下，我當時儲了兩年錢才能買到首次回港的機票，要身處四面八方的親人過時過節回港團聚，並非易事。有時，我們會郵寄心意卡互相問候，如果有時情況許可，我們會直接見面送個禮。

科技打破了地域界限。今天，我們可以在網上購物，再安排直接送到親友府上；電子賀卡亦早已取代郵寄心意卡，過去兩星期，我已收到逾百封賀卡；現在機票價錢較從前相宜，越洋探親亦變得較容易；互聯網與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的盛行，讓我們

科技新春

能隨時隨地與身在外地的親友聯繫，長途電話頓變成歷史遺物；隨着中國高鐵投入春運，大大舒緩春運壓力。

對我來說，科技化對傳統習俗最大的影響莫過於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。執筆此刻，我的一家四口分別身處四個不同城市、三個不同時區（最長的相距十一小時），我們每天都靠電郵、短信、WhatsApp、微信及FaceTime視訊聯繫。我們可以從網上新聞平台，了解親友身處之地區所發生的事，同樣有助傳遞關愛之情。香港年前遭受十號風球天鴿吹襲，我的兒女就立刻致電詢問我的狀況，表達關心。同樣，當我知道兒女所居住的城市遇上如山火或大風雪等天災時，我亦會同步留意。住在加州的弟弟們只需上網，就比我更快取得香港的最新資訊。我的兒女認為這些即時資訊與溝通都很理所當然，然而，在我小時候，這些都是天方夜譚。

這些「社交溝通程式」實在是人類歷史上其中一項最具影響力的科技發展，這不僅令人類的生活變得更方便，最重要的是，這拉近了我們與親友彼此間的關係，真正做到「天涯若比鄰」。難怪創辦這些科技的人都卓然有成，他們為世人帶來了莫大貢獻。囿



科技讓我們的距離拉近。